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

這回書緊接上回，不消多餘交代。上回書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，剝開衣服，手執牛耳尖刀，分心就刺。只聽得撲的一聲，咕咚倒了一個。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，只怕有等不管書裡節目妄替古人擔憂的，聽到這裡，先哭眼抹淚起來，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！請放心，倒的不是安公子。怎見得不是安公子呢？他在廳柱上綁著，請想，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？然則這倒的是誰？是和尚。和尚倒了，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尚倒了，就完了事了，何必鬧這許多累贅呢？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。

閒話休提。卻說那凶僧手執尖刀，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才要下手，只見斜刺裡一道白光兒，閃爍爍從半空裡撲了來，他一見，就知道有了暗器了。且住，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器？書裡交代過的，這和尚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，大凡作個強盜，也得有強盜的本領。強盜的本領，講得是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慢講白晝對面相持，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，不必等聽出腳步兒來，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，早覺得有個兆頭來，轉身就要招架個著。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，正是月色東升，照的如同白晝。這白光兒正迎著月光而來，有甚麼照顧不到的？

他一見，連忙的就將刀子往回來一掣。待要躲閃，怎奈右手裡便是窗戶，左手裡又站著一個三兒，端著一旋子涼水在那裡等著接公子的心肝五臟，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。

往後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。他便起了個賊智，把身子往下一蹲，心裡想著且躲開了頸喉咽喉，讓那白光兒從頭頂上撲空了過去，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。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，那白光兒來得更快，撲的一聲，一個鐵彈子正著在左眼上。那東西進了眼睛，敢是不住要站，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，咯噠的一聲，這才站住了。那凶僧雖然凶橫，他也是個肉人。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著上這等一件東西，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，只疼得他「哎喲」一聲，咕咚往後便倒。噹啷啷，手裡的刀子也扔了。

那時三兒在旁邊正呆呆的望著公子的胸脯子，要看這回刀尖出彩，只聽咕咚一聲，他師傅跌倒了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你老人家怎麼了？這準是使猛了勁，岔了氣了。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破。」才一轉身，毛著腰要把那銅旋子放在地下，好去攙他師傅。這個當兒，又是照前撲的一聲，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裡打進去，打了個過腔兒，從右耳朵眼兒裡鑽出來，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，吧噠的一聲，打了一寸來深進去，嵌在木頭裡邊。那三兒只叫得一聲：「我的媽呀！」鐘，把個銅旋子扔了；咕咕，也窩在那裡了。那銅旋子裡的水潑了一台階子，那旋子唏啷嘩啷一陣亂響，便滾下台階去了。

卻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，背了過去，昏不知人，只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流連。那大小兩個和尚怎的一時就雙雙的肉體成聖，他全不得知。及至聽得銅旋子掉在石頭上，鐘的一聲響亮，倒驚得甦醒過來。你道這銅旋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省呢？果然這樣，那點蘇合丸、聞通關散、熏草紙、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著，倘然遇著個背了氣的人，只敲打一陣銅旋子就好了。

列公，不是這等講。人生在世，不過仗著「氣」「血」兩個字。五臟各有所司，心生血，肝藏血，脾統血。大凡人受了驚恐，膽先受傷；肝膽相連，膽一不安，肝葉子就張開了，便藏不住血；血不歸經，一定的奔了心去；心是件空靈的東西，見了渾血，豈有不模糊的理？心一模糊，氣血都滯住了，可就背過去了。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。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旋子鏘啷啷的一聲響亮，心中吃那一嚇，心繫兒一定是往上一提，心一離血，血依然隨氣歸經，心裡自然就清楚了。這是個至理，不是說書的造謠言。如今卻說安公子甦醒過來，一睜眼，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，兩個和尚反倒橫躺豎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，喪了殘生。

他口裡連稱：「怪事！」說：「我安驥此刻還是活著呢，還是死了？這地方還是陽世啊，還是陰司？我這眼前見的光景，還是人境啊，還是……」他口裡「還是鬼境」的這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只見半空裡一片紅光，唰，好似一朵彩霞一般，撲，一直的飛到面前。公子口裡說聲：「不好！」重又定睛一看，那裡是甚麼彩霞，原來是一個人！只見那人頭上單一方大紅縐綢包頭，從腦後燕窩邊兜向前來，擰成雙股兒，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。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，腰間系一條大紅縐綢重穗子汗巾；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甩襠中衣，腳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，原故是登著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。左肩上掛著一張彈弓，背上斜背著一個黃布包袱，一頭搭在右肩上，那一頭兒卻向左脅下掏過來，系在胸前。那包袱裡面是甚麼東西，卻看不出來。只見他芙蓉面上掛一層威凜凜的嚴霜，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。雄赳赳氣昂昂的，一言不發，闖進房去，先打了一照，回身出來，就拍腿吧的一腳，把那小和尚的扁首錫在那拐角牆邊，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，一隻手揪住腰膀，提起來只一扔，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。他把腳下分撥得清楚，便蹲身下去，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裡，直奔了安公子來。

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繚亂，不敢出聲，忽見他手執尖刀奔向前來，說：「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！」說話間，那女子已走到面前，一伸手，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，向自己懷裡一帶，安公子「哼」了一聲，他也不睬，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裡，哧溜的只一挑，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。這一股兒一斷，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一段的鬆了下來。安公子這才明白：「他敢是救我來了。但是，我在店裡碰見了一女子，害得我到這步田地，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？好不作怪！」

卻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，卻是擰成雙股挽了結子，一層層繞在腿上的。他覺得不便去解，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，刀兒朝下，按定了分中，一刀到底的只一割，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，兩根變作四根，四根變作八根，紛紛的落在腳下，堆了一地。他順手便把刀子咯噠一聲插在窗邊金柱上，這才向安公子答話。這句話只得一個字，說道是：「走！」

安公子此時鬆了綁，渾身麻木過了，才覺出酸疼來。疼的他只是攢眉閉目，搖頭不語。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聲說了一句道：「快走！」安公子這才睜眼望著他，說：「你，你，你，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裡去？」那女子指著屋門說：「走到屋裡去！」安公子說：「哪，哪，我的手還捆在這裡，怎的個走法？」不錯，前回書原交代的，捆手另是一條繩子，這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，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，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！

閒話休提。卻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，轉在柱子後面一看，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，系著一個豬蹄扣兒。他便尋著繩頭解開，向公子道：「這可走罷！」公子鬆開兩手，慢慢的拳將過來，放在嘴邊「啾啾」的吹著，說道：「痛癢我也！」

說著，順著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溜，便坐在地下。那女子焦躁道：「叫你走，怎的倒坐下來了呢？」安公子望著他，淚流滿面的道：「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！」那女子聽了，才要伸手去攙，一想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到底不便，他就把左肩的那張彈弓褪了下來，弓背向地，弓弦朝天，一手托住弓靶，一手按住弓梢，向公子道：「你兩手攀住這弓，就起來了。」公子說：「我這樣大的一個人，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？」那女子說：「你不要管，且試試看。」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，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，右手將弓梢一按，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。從旁看著，倒像樹枝兒上站著個才出窩的小山喜鵲兒，前仰後合的站不住；又像明杖兒拉著個瞎子，兩隻腳就地兒靸拉。

卻說那公子立起身來，站穩了，便把兩隻手倒轉來，扶定那弓面子，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。進門行了兩步，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這張春凳上歇下。還不曾到那裡，他便雙膝跪倒，向著那女子道：「不敢動問：你可是過往神靈？不然，你定是這廟裡的菩薩，來解我這場大難，救了殘生，望你說個明白。我安驥果然不死，父子相見，那時一定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！」那女子聽了這話，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這人，越發難說話了！你方才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，又不隔了十年八年，千里萬里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，鬧到甚麼神靈，菩薩起來！」安公子聽了這話，再留神一看，可不是店裡遇見的那人麼！他便跪在塵埃，說道：「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！姑娘，不是我不相認，一則是燈前月下；二則姑娘你這番裝束與店裡見的時節大不相同；三則我也是嚇昏了；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。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養……」說到這裡咽住，一

想：「不像話！人家才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，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，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，還要叫他重生再養？」一時生怕惹惱了那位女子，又急得紫漲了畫皮，說不出一字來。

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，就連公子在那裡磕頭禮拜，他也不曾在意。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，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，兩手從脖子後頭繞著往前一轉，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，只聽撲通一聲，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。又見他轉過臉去，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，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衣裳，忽聽得喀吧一聲，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、刃兒薄、尖兒長、靶兒短、削鐵無聲、吹毛過刃、殺人沾血的纏鋼折鐵雁翎倭衛來。那刀跳將出來，映著那月色燈光，明閃閃、顛巍巍，冷氣逼人，神光繞眼。公子一見，又「阿喂」了一聲，那女子道：「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？我如果要殺你，方才趁你綁在柱子上，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，殺著豈不省事些？」公子連連答說：「是，是。只是如今和尚已死，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此時不是你我閒談的時候。」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，向他說道：「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，如今交給你，你扎掙起來上炕去，給我緊緊的守著他。少刻這院子裡定有一場的大鬧。你要愛看熱鬧兒，窗戶上通個小窟窿，巴著瞧瞧使得，可不許出聲兒！萬一你出了聲兒，招出事來，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，你可沒有兩條命！小心！」說道，撲的一口先把燈吹滅了，隨手便把房門掩上。公子一見，又急了，說：「這是作甚麼呀？」那女子說：「不許說話，上炕看著那包袱要緊！」

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，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，提了提，沒提動，便兩隻手拉到炕裡邊，一屁股坐在上頭，謹遵台命，一聲兒不哼、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。

卻說那女子吹滅了燈，掩上了門，他卻倚在門旁，不則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。約莫也有半盞茶時，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、唱唱咧咧的從牆外走來。唱道是：

八月十五兒照樓，兩個鴉虎子去走籌。一根燈草嫌不亮，兩根燈草又嫌費油。有心買上一枝羊油蠟，倒沒我這腦袋光溜溜！一個笑著說道：「你是甚麼頭口，有這麼打自得兒的沒有？」一個答道：「這就叫『禿子當和尚——將就材料兒』，又叫『和尚跟著月亮走——也借他點光兒』。」那女子聽了，心裡說道：「這一定是兩個不成材料的和尚！」他便吮破窗櫺，望窗外一看，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模糊的走進院門。只見一個是個瘦子，一個是個禿子。他兩個才拐過那座拐角牆，就說道：「咦！師傅今日怎麼這麼早就吹了燈兒睡了？」那瘦子說：「想了了事了罷咧！」那禿子說：「了了事，再沒不知會咱們扛架樁的。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，老頭子顧不得這個罷？」那瘦子道：「不能，就算說合了蓋兒了，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裡頭不成？」

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裡說話，不防腳底下鏗的一聲，踢在一件東西上，倒嚇了一跳。低頭一看，原來是個銅旋子。那禿子便說道：「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？這準是三兒幹的，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裡去。」說著，毛下腰去揀那旋子。

起來一抬頭，月光之下，只見拐角牆後躺著一個人，禿子說：「你瞧，那不是架樁？可不了了事了嗎！」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，道：「怎麼倆呀！」彎腰再一看，他就嚷將起來，說：「敢則是師傅！你瞧，三兒也幹了！這是怎麼說？」禿子連忙扔下旋子，趕過去看了，也詫異道：「這可是邪的，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煞不成？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？」禿子說：「別管那些，咱們踹開門進去瞧瞧。」

說著，才要向前走，只聽房門響處，嗖，早躡出一個人來，站在當院子裡。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，一看，見是個女子，便不在意。那瘦子先說道：「怪咧！怎麼他又出來了？這不又像說合了蓋兒了嗎！既合了蓋兒，怎麼師傅倒幹了呢？」

禿子說：「你別鬧！你細瞧，這不是那一個。這倒得盤他一盤。」

因向前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我是我。」禿子道：「是你，就問你咧，我們這屋裡那個人呢？」女子道：「這屋裡那個人，你交給我了嗎？」那瘦子道：「先別講那個，我師傅這是怎麼了？」女子道：「你師傅這大概算死了罷。」瘦子道：「知道是死了，誰弄死他的？」女子道：「我呀！」瘦子道：「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？」女子道：「准他弄死人，就准我弄死他，就是這麼個情理。」

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，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。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，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，用了個「葉底藏花」的架式，吧，只一個反巴掌，早打在他腕子上，撥了開去。那瘦子一見，說：「怎麼著，手裡有活？這打了我的叫兒了！你等等兒，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！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霸道！可別跑！」女子說：「有跑的不來了，等著請教。」那瘦子說著，甩了外面的僧衣，交給禿子，說：「你閃開！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！」那女子也不合他門口，便站在台階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。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，轉向南邊，向著那女子吐了個門戶，把左手攏住右拳頭，往上一拱，說了聲：「請！」且住！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，還鬧許多儀注不成？

列公，打拳的這家武藝，卻與廝殺械鬥不同，有個家數，有個規矩，有個架式。講家數，為頭數武當拳、少林拳兩家。

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留下的，叫作內家；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，叫作外家。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。講那打拳的規矩：各自站了地步，必是彼此把手一拱，先道一個「請」字，招呼一聲。那拱手的時節，左手攏著右手，是讓人先打進來；右手攏著左手，是自己要先打出去。那架式，拳打腳踢，拿法破法，各有不同。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，卻頗頗的有些拿手，三五十人等閒近不得他。只因他不守僧規，各廟裡存身不住，才跟了這個胖大強盜和尚，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。如今他見這女子方才的一個反巴掌有些家數，不覺得技癢起來；又欺他是個女子，故此把左手攏著右拳，讓他先打進來，自己再破出去。

那女子見他一拱手，也丟個門戶，一個進步，便到了那和尚跟前。舉起雙拳，先在他面門前一晃，這叫作「開門見山」，卻是個花著兒。破這個架式，是用右胳膊橫著一搪，封住面門，順著用右手往下一抹，拿住他的手腕子，一擰，將他身子擰轉過來，卻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，把下巴一掐，叫作「黃鶯搗膝」。那瘦和尚見那女子的雙拳到來，就照式樣一搪，不想他把拳頭虛幌了一幌，蜷回身去就走。那瘦子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原來是個頑女筋斗的，不怎麼樣！」說著，一個進步跟下去，舉拳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，這一著作叫「黑虎偷心」。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，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晃晃直矗矗的掖著把刀，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，照左哈撻巴打去，明看著是著上了。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，早打了個空。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，趕緊的拿了拿樁站住。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，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，甩開左腳，一回身，啞的一聲，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。和尚「哼」了一聲，才待還手，那女子收回左腳，把腳跟向地下一碾，輪起右腿甩了一個「旋風腳」，吧，那和尚左太陽上早著了一腳，站腳不住，咕咚向後便倒。這一著作叫「連環進步鴛鴦拐」，是這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，真實的藝業！

卻說那禿子看見，罵了聲：「小撒冀的，這不反了嗎！」一氣跑到廚房，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，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。那女子也不去搪他，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，拔出刀來，單臂掄開，從上往下只一蓋，聽得噌的一聲，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裡砍作兩段。那禿和尚手裡只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鏽頭釘子似的東西，怎的個門法？他說聲「不好」，丟下回頭就跑。那女子趕上一步，喝道：「狗男女，那裡走！」在背後舉起刀來，照他的右肩膀一刀，喀嚓，從左肋裡砍將過來，把個和尚弄成了「黃瓜蘸蔥」——剩了個斜岔兒了。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鼻將下來，用刀指著兩個屍首道：「賊禿驢！諒你這兩個東西，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，只是你兩個滿口說的是些甚麼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捂著脖子，從廚房裡跑出來，溜了出去。那女子也不追趕，向他道：「不必跑，饒你的殘生！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，再叫兩個人來。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兩個殺一雙，殺個爽快！」

說著，把那兩個屍首踢開，先清楚了腳下。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羣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尚，手拿鐵棍棒，擁將上來。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，都是些力巴（力把：意為外行。）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倒不好和他交手，且打倒兩個再說！」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，托地一跳，跳上房去，揭了兩片瓦，朝下打來。

一瓦正打中拿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，撲的一聲倒了，把槓子擱在一邊。那女子一見，重新跳將下來，將那槓子搶到手裡，掖上倭刀，一手掄開槓子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打了個落花流水，東倒西歪，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，翻著白眼撥氣兒。那女子冷笑道：「這等不禁插打，也值的來送死！我且問你：你們廟裡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？」

言還未了，只聽腦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：「不多，還有一個！」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裡飛將下來。緊接著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腦後直奔頂門。那女子眼明手快，連忙丟下槓子，拿出那把刀來，往上一架，棍沉刀軟，將將的抵一個住。他單臂一攢勁，用力挑開了那棍，回轉身來，只見一個虎面行者，前發齊眉，後發蓋頸，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，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釦子滾身短襖，下穿一條元青緞兜襠雞腿褲，腰系雙股鸞帶，足登薄底快靴，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，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！那女子見他來勢兇惡，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，那和尚也舉棍相迎。

他兩個：

一個使雁翎寶刀，一個使龍尾禪杖。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，打下來舉手無情；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，觸著他抬頭便死。刀光棍勢，撒開萬點寒星；棍豎刀橫，聚作一團殺氣。一個莽和尚，一個俏佳人；一個穿紅，一個穿黑；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，來來往往，吆吆喝喝。

這場惡鬥，鬥得來十分好看！

那女子鬥到難解難分之處，心中犯想，說：「這個和尚倒來得恁的得了！若合他這等油門，鬥到幾時？」說著，虛晃一刀，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子來。那和尚一見，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。女子把身子只一閃，閃在一旁，那棍早打了個空。和尚見上路打他不著，掣回棍，便從下路掃著他踝子骨打來。棍到處，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拳回去，踢毘一跳，便跳過那棍去。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著，大吼一聲，雙手攢勁，輪開了棍，便取他中路，向左肋打來。那女子這番不閃了，他把柳腰一擺，平身向右一折，那棍便擦著左肋奔了脅下去；他卻揚起左胳膊，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，往裡一裹，早把棍綽在手裡。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，咬著牙，撒著腰，往後一拽。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松，和尚險些兒不曾坐個倒躄兒，連忙的插住兩腳，挺起腰來往前一掙。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裡只一帶，那和尚便跟過來。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，和尚只顧躲那刀，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，用腳跟向胸脯上一登，噹，他立腳不穩，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，仰面朝天倒了。那女子笑道：「原來也不過如此！」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扎掙，只聽那女子說道：「不敢起動，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！」說著，掖起那把刀來，手起一棍，打得他腦漿迸裂，霎時間青的、紅的、白的、黑的都流了出來，嗚呼哀哉，敢是死了。

那女子回過頭來，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，兩個扎掙起來，在那裡把頭碰的山響，口中不住討饒。那女子道：「委屈你們幾個，算填了餒了；只得饒你不得！」隨手一棍一個，也結果了性命。那女子片刻之間，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，一個三兒；刀劈了一個瘦和尚，一個禿和尚；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；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；一共整十個人。他這才抬頭望著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，長嘯了一聲，說：「這才殺得爽快！」

只不知屋裡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話？」說著，提了那禪杖走到窗前，只見那窗根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。他把著往裡一望，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，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，那八個指頭捂著眼睛，在那裡藏貓兒呢！

那女子叫道：「公子，如今廟裡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。你可好生的看著那包袱，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，向各處打一照再來。」公子說：「姑娘，你別走！」那女子也不答言，走到房門跟前，看了看，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戌，只釘著兩個大鐵環子。他便把手裡那純鋼禪杖用手彎了轉來，彎成兩股，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裡，只一擰，擰了個麻花兒，把那門關好。重新拔出刀來，先到了廚房。只見三間正房，兩間作廚房，屋裡西北另有個小門，靠禪堂一間堆些柴炭。那廚房裡牆上掛著一盞油燈，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麵俱全。他也無心細看，躡身就穿過那月光門，出了院門，奔了大殿而來。只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，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。順路到了西配殿，一望，寂靜無人。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。進門一看，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，正西一帶灰棚，正南三間馬棚。那馬棚裡卸著一輛糙席篷子大車。一頭黃牛，一匹蔥白叫驢，都在空槽邊拴著。院子裡四個驢子守著個草簾子在那裡啃。一帶灰棚裡不見些燈火，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尚住的。南頭一間，堆著一地喂牲口的草，草堆裡臥著兩個人。從窗戶映著月光一看，只見那倆人身上只剩得兩條褲子，上身剝得精光，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，心肝五臟都掏去了。細認了認，卻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驢夫。

那女子看了，點頭道：「這還有些天理！」說著，躡身奔了正房。那正房裡面燈燭點得正亮，兩扇房門虛掩。推門進去，只見方才溜了的那個老和尚，守著一堆炭火，旁邊放著一把酒壺、一盅酒，正在那裡燒兩個驢夫的「狼心」「狗肺」吃呢。他一見女子進來，嚇的才待要嚷，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：「不准高聲！我有話問你，說的明白，饒你性命。」不想這一按，手重了些，按錯了筍子，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裡去，「哼」的一聲，也交代了。那女子笑了一聲，說：「怎的這等不禁按！」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，裡外屋裡一照，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流。又見那炕上堆著兩個驢夫的衣裳行李，行李堆上放著一封信，拿起那信來一看，上寫著「褚宅家信」。那女子自語道：「原來這封信在這裡。」回手揣在懷裡。邁步出門，嗖的一聲，縱上房去，又一縱，便上了那座大殿。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，只見前是高山，後是曠野，左無村落，右無鄉鄰，止那天上一輪冷月，眼前一派寒煙。這地方好不冷靜！又向廟裡一望，四邊寂靜，萬籟無聲，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。「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！」看畢，順著大殿房脊，回到那禪堂東院，從房上跳將下來。

才待上台階兒，覺得心裡一動，耳邊一熱，臉上一紅，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，連忙用那把刀拄在地上，說：「不好，我大錯了！我千不合萬不合，方才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才是。如今正是深更半夜，況又在這古廟荒山，我這一進屋子，見了他，正有萬語千言，旁邊要沒個證明的人，幼女孤男，未免覺得……」想到這裡，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。呆了半晌，他忽然把眉兒一揚，胸脯兒一挺，拿那把刀上下一指，說道：「癡丫頭！你看，這上面是甚麼？下面是甚麼？便是明裡無人，豈得暗中無神？縱說暗中無神，難道他不是人不成？我不是人不成？何妨！」說著，他就先到廚房，向灶邊尋了一根秫秸，在燈盞裡蘸了些油，點著出來。到了那禪堂門首，一隻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，進房先點上了燈。

那公子見他回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可回來了！方才你走後，險些兒不曾把我嚇死！」那女子忙問道：「難道又有甚麼響動不成？」公子說：「豈止響動，直進屋裡來了。」女子說：「不信門關得這樣牢靠，他會進來？」公子道：「他何嘗用從門裡走？從窗戶裡就進來了。」女子忙問：「進來便怎麼樣？」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：「進來他就跳上桌子，把那桌子上的菜舔了個乾淨。我這裡拍著窗戶吆喝了兩聲，他才夾著尾巴跑了。」

女子道：「這倒底是個甚麼東西？」公子道：「是個挺大的大狸花貓。」女子含怒道：「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！如今大事已完，我有萬言相告，此時才該你我閒談的時候了。」只見他靠了桌兒坐下，一隻手按了那把倭刀，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夕，才待開口還未開口，側耳一聽，只聽得一片哭聲，哭道是：「皇天菩薩！救命呀！」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！正是：

好似錢塘潮汐水，一波才退一波來。

要知那哭聲是怎的個原由，那女子聽了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